

古
龍
著

一劍鎮神州

上



农村读物出版社

一剑鎮神州

古
龙著

一剑镇神州

古 龙

农村读物出版社 出版发行

国防科工委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 134页 印张：800千字

1988年7月第1版 1988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0册

ISBN7 5048 0519 10/1·121 定价：9.00元

目 录

第 一 回	六尺青锋震江湖.....	1
第 二 回	江湖魔头黑吃黑.....	16
第 三 回	追魂夺魄神木令.....	34
第 四 回	纤腰款摆赛颿风.....	49
第 五 回	仿如刘阮上天台.....	64
第 六 回	威镇八方紫衣候.....	77
第 七 回	伽星求败下中原.....	90
第 八 回	一段枯枝镇法王.....	103
第 九 回	一剑千锋镇武林.....	119
第 十 回	武林高手半疯狂.....	132
第 十 一 回	浪如山涌剑如虹.....	145
第 十 二 回	古怪锦囊事关天.....	159
第 十 三 回	龙吟绝兮巨星落.....	176
第 十 四 回	狂风暴雨打娇花.....	190
第 十 五 回	劫后余生骗法王.....	203
第 十 六 回	海盜合伙斗铁娃.....	216
第 十 七 回	忠肝赤胆结金兰.....	232
第 十 八 回	三山五岳会芦塘.....	246
第 十 九 回	土木两官闹天风.....	259

第二十回	满池船舟送烈火	273
第二十一回	芦苇池中壮土血	289
第二十二回	浅释玄机知奥秘	304
第二十三回	五彩浓烟罩怪船	317
第二十四回	亦狂亦侠是泉雄	331
第二十五回	英豪同聚黄鹤楼	346
第二十六回	英雄会上传凶讯	360
第二十七回	授传剑道别红尘	373
第二十八回	名门七剑下江湖	387
第二十九回	灵奇潇洒美少年	402
第三十回	平平一剑败神枪	415
第三十一回	受辱含羞恨难言	429
第三十二回	真金还待洪炉炼	441
第三十三回	义冠云天薄利石	457
第三十四回	一纸传书绝户计	470
第三十五回	欲语还茹情脉脉	483
第三十六回	赤手空拳斗五行	496
第三十七回	花不迷人人人自迷	511
第三十八回	扑朔迷离真似幻	524
第三十九回	口舌争锋决死生	538
第四十回	天上飞花降聚园	551
第四十一回	拚将一死慑群雄	568
第四十二回	勿心斗争逞凶残	580
第四十三回	不贪仁义只贪财	594
第四十四回	英雄之血洒泰山	607
第四十五回	卧虎擂台显神威	624

第四十六回	天龙棍棒扫飞花·····	637
第四十七回	乱世人龙话东瀛·····	650
第四十八回	谁何愿死抗梟雄·····	664
第四十九回	英雄有泪向谁诉·····	680
第五十回	人如潮涌声如雷·····	693
第五十一回	匪载沉冤一朝雪·····	706
第五十二回	东瀛剑客下战书·····	719
第五十三回	仆仆风尘应约行·····	735
第五十四回	以女殉剑留书柬·····	747
第五十五回	迷朦月色映红灯·····	759
第五十六回	分筋错骨逼供词·····	771
第五十七回	森森杀气罩人间·····	785
第五十八回	若与成功便成仁·····	798
第五十九回	公主施威牢将军·····	811
第六十回	风高月黑杀声口宣·····	824
第六十一回	刀光杖影罩桑林·····	838
第六十二回	世事如棋局局新·····	850
第六十三回	温柔乡变夺魂窟·····	862
第六十四回	困火窟九死一生·····	876
第六十五回	云深浓雾隐魔宫·····	892
第六十六回	语声神秘宫如谜·····	905
第六十七回	冷风寒雾杀机浓·····	918
第六十八回	刀光夺魄浪如山·····	930
第六十九回	绝色天姬驯神僧·····	945
第七十回	一线希冀七年养·····	958
第七十一回	难逃贪欲沦苦海·····	970

第七十二回	苦海共难见真情.....	984
第七十三回	白衣剑客杀双雄.....	999
第七十四回	赴死容易抵饥难.....	1012
第七十五回	水底迷宫惊艳丽.....	1025
第七十六回	烘炉难锻壮志魂.....	1037
第七十七回	三渡危关闯水宫.....	1052
第七十八回	融汇兵法与剑道.....	1065
第七十九回	漫天阴霾一扫空.....	1079

第一回 六尺青锋震江湖

冷风如刀，云层厚重，渤海之滨，更是风涛险恶，远远望去，但见天水相连，黑压压一片，浪涛卷上岩石，有如泼墨一般。忽然间，一根船桅被浪头打上岩上，“拍”的立刻折为数段，浪头落下时，海水中骇然竟似有对锐利之眼神闪了一闪，等到第二个浪头卷起，落下，这双眼神已离岸近了两尺，已可隐约看到他目面容，如此风浪，如此寒夜，若说海浪中竟会走出个人来，当真是令人难以相信之事，但十数个浪头打过，却果真有条人影，一步步走上了岩石边的沙滩！

霹雳一声，浓云中电光一闪，只见这人影乱发披肩，半掩面目，双手紧握着一柄长达六尺的奇形乌鞘长剑，掌背青筋暴现，似是他宁可失去世上一切，也不愿将此剑放松片刻，而瞧此情况，他显见是在船毁之后，手握铁剑为杖，自海底一步步走了上来，那如山之海浪，竟也打不退他，只见他上岸又走了几步，身子便扑地倒下，但他在倒下前，身子仍然枪一般挺得笔直，目光也仍然厉如闪电！

长夜渐逝，云层渐薄，曙色降临大地，沙滩上沉睡之人，忽然翻身跃起，左掌又复紧握长剑，动作之轻灵迅快，笔墨难以描叙，但他却绝不肯多浪费一丝气力，身子乍一站直，全身肌肉立即松弛，他身子看来并不强壮，但由头至踵，俱

都配合的恰到好处，绝无一分多余的肌肉，手足面目皮肤，俱已晒成了古铜颜色，骤眼望去，恰似一尊铜铁雕成的人像，双眉长黑，鼻直如削，年纪看来似在三十左右，却又似已有五十上下。

他衣衫还未干透，全身俱是沙土泥垢，但他却绝不伸手拍打，只是自怀中贴肉处取出只油布包袱，包袱里有页描画极为详细的地图，还有本写满人名地名的绢册，他凝神瞧了半晌，口中喃喃道：“劳山……飞鹤门……青鹤柳松……”。藏过包袱，抓起长剑，放步向西而去，看似走得极慢，但霎眼间便已去远，沙滩上留下一行长长之足印，每只足印之间，相隔俱是一尺七寸，便是用尺来量，也无这般准确！

鲁东武林大豪“青鹤”柳松，成名垂四十年，化鹤掌、鹤爪十七抓、鹤羽针，号称三绝，自立“飞鹤门”以来，俨然已是一派宗主之身份，劳山脚下之柳宅，更是院宇深沉，门庭高阔。

黄昏时，突见一人自东而来，一身麻布白衣，齐眉勒着一条白色麻布带，长发披散，背背六尺青锋，正是那自海浪中现身之怪客，他不知何时已换了一身衣衫，但脚步每踩一步，仍是一尺七寸。

他不急不缓走上柳宅门前石阶，那两扇朱漆大门虽已紧闭，他却似未瞧见，一步步走过去，突然身子一欺，只听“勃”的一声，他身子已走入门里，那扇黑漆大门，却已多了个人形的破洞，一片木板“拍”的落下，他举步踏过木板，木板立成粉碎，白衣人面色绝无丝毫变化，生象那扇门本是纸扎而成，任何人都可穿门走过似的。

但门里树下几条大汉，见了此等情况，却不禁骇极而呼。白袍人似是根本未曾听到，一步步走过去，一字字缓缓道：“柳松在那里？叫他出来。”语声清楚准确，但听来却似有种说不出的生硬怪异味道。此刻日色已落，朦朦胧胧的光芒，映着他铜像般的身子，披散之长发，和那冰冷的面色，冷电般目光，更是奇诡恐怖，无与伦比。众人只觉喉间咯咯作响，却再也呼不出声来，突然一齐转身，放足奔走。这些人俱是“飞鹤门”下高手，平日俱将流血争杀，视作家常便饭，如今竟被人骇的转身飞逃，当真是从来未有之事。

突听一声大喝：“什么事如此惊惶！”喝声有如洪钟，震的人耳鼓“嗡嗡”直响，一个身穿锦袍，满头白发的老人，大步自前厅走出，众人面如土色，颤声道：“师……师傅，你瞧那……那厮不知是人还是鬼？”

白发老人皱眉叱道：“胡说！”但目光瞧见那白袍人诡异之神情，心下也不觉大吃一惊，当下抱拳道：“朋友是谁？有何来意？”这两句话说的中气充沛，震人耳鼓，显见有一点向人示威之意。那知白袍人却仍似没有听到，一步步走过来，直走到老人面前，道：“柳松就是你？”老人道：“不错！”白袍人道：“好，取出兵刃动手！”青鹤柳松呆了一呆，道：“朋友与柳某有何仇怨？”白袍人道：“没有！”柳松道：“你我素不相识，又无仇怨，为何要动手？”

白袍人道：“谁叫你是成名的武师？”柳松又自一呆，道：“莫非只要是武林中成名人物，你就要和他动手不成？”白袍人嘴角突然泛起一丝诡异的笑容，缓缓道：“不错，向天下武林名人挑战，便是我此番东来之意！”他语声本极怪异，再加那奇诡的笑容，“青鹤”柳松只听得一阵寒意自心底升起，却

仰天大笑道：“以一身之力，要向天下豪杰挑战，朋友你……你莫非是在开玩笑么？”

只见那白袍人冷冰冰的面容，绝无丝毫表情，比铜像还要生冷坚硬。柳松突觉心头寒意更重，干笑了数声，便再也笑不出来，白袍人一字字道：“快动手！”柳松环顾一眼，“飞鹤门”下弟子，多已赶来，数十双眼睛，都睁大了在瞧。柳松知道今日是非动手不可的了，双掌一拍，立刻有人送来一双形如鹤爪，乌光闪闪的外门兵刃，大致看来，与闽南派所使之“鸡爪镰”，颇为近似，却又另有妙用。

“青鹤”柳松一生与人争杀不知凡几。更不知有多少人丧生在他这鹤爪十七抓下，但此刻他手掌触及这双冰冷坚硬的兵刃，指尖竟不由自主微微颤抖，这更非他这般武林名家应有之现象。柳松振起精神，暗道一声：“好没来由！”双爪相交，铛的一响，左爪在下，右爪在上，架起“十字式”，沉声道：“柳某这一双鹤爪，除了十七抓招式变化外，内藏鹤羽针，兼打人身穴道，你要注意了！”

他先行点破自家兵刃妙用，丝毫不肯偷占便宜，简简单单一招“十字式”架起，更是神充气足，进可攻，退可守，果然无愧巨匠身份。

白袍人冷冷道：“闻得中原武林，近年又添了一十三种奇门兵刃，不意我东来首战，便遇着了其中之一。”柳松大喝道：“请教！”招式突然一变，左爪在先，右爪在后，双爪平持当胸，身形立刻游走。但见他双腿半曲半伸，双爪如封如攻，矫健灵活之态，竟较仙鹤更胜一筹。

但他无论身形如何变化，白袍人只是卓立中央，丝毫不动，非但长剑未曾出鞘，眼帘竟也垂下，宛如老僧入定一般。

“青鹤”柳松身形游走十七圈，心里已不知有多少次想要出手，但见了白袍人神情，这一招竟是不敢击出。

日色渐黯，映得白袍人身影更是凄清恐怖，虽在秋冬之交，柳松额角之上，竟已布满汗珠，旁观之弟子，更是瞧的目定口呆，一颗心几乎跃出了腔来。

忽然间，只听柳松一声长啸，亮如鹤 长空，掌中一双鹤爪，化为两道乌光，盘旋灵动，一招七式，分打白袍人肩头、腕肘、前胸、后背九处大穴，正是鹤爪十七抓中攻势最为厉害的一招“灵鹤搏龙。”

飞鹤弟子素知这一招战无不胜，势不可挡，方待喝彩，那知就在这刹那之间，突有一道青光腾霄而起，两人身形一合即分。“青鹤”柳松凌空一个转身，远退七尺，笔直落了下去，双足似已插入土中，白袍人仍是直立不动，神色不变，只是背后六尺长剑已然出鞘，剑尖斜指柳松，却有一滴滴鲜血，自剑尖缓缓滴落，四五滴鲜血落在地上。“青鹤”柳松身子突然仰天跌倒，幽凄夜色中，但见他双睛怒凸，一道血口，自眉心划过鼻尖、人中、嘴唇、咽喉，直下胸膛，不偏不倚，恰在中央，入肉几达一寸，眼见便是神仙，也难救得活他！

飞鹤弟子眼见掌门人在对方一剑之下便已丧生，而数十双眼睛竟无一人看出别人这一剑是如何出手的，骇极之下，竟忘了惊呼，也不知动弹，过了半晌，只见那白袍人剑尖缓缓垂下，剑上已无一滴鲜血，六尺剑身，似是一泓秋水。

白袍人比青锋还要锐利的目光，冷冷扫了众人一眼，目中满带不屑之意，似是说：“你们这些人，还不配我出手！”转过身子，向门外走去，与走进来时脚步丝毫没有两样！

突听一人厉喝道：“恶……恶贼，还我师傅命来！”此人乃

是飞鹤门下大弟子，心里虽然害怕，却又怎能容得这杀师的大仇人，大模大样地走出门去，只是喝声仍不免有些颤抖，脚步也有些踉。

四个武功较强，胆量较大的弟子，也随他一齐追去，五个人眼都红了，呼呼呼几拳，前后左右，没头没脑地向那白袍人击出！

这几人虽非一流高手，但功力非弱，几拳击将出去，风声虎虎，力道不可轻视。那知白袍人头也不回，长剑反手挑出，只见惊虹般剑光闪了几闪，一声惨呼，五个人一齐仰天跌倒，眉心正中一条血口，直下胸膛，白衣人出剑虽有先后，但神速无俦，一剑似已化为五剑，五个人竟似同时受伤，同时惨呼，是以听来只有一声。飞鹤弟子惊极骇极怒极，齐地咬牙追出！

只见那白袍人仍在一步一步的走着，但身形已远在十余丈外，一连串鲜血，随着他足迹洒落，众人只觉心胆皆丧，双膝发软，那里还敢再追出！

白袍人头也不回，走出一里开外，又自取出地图绢册，瞧了几眼，喃喃道：“十月初七，古鹤柳松；十月初八，双环赵七鸿；十月初九，八仙剑李青凤；十月初十，八手鏢金大非；十月十一，便是济南白三空的死期了！”一阵寒风吹过，风中突然簌簌落下雨来，似是苍天也在为这一场江湖浩劫而哀悼。

十月十一日，济南府天色阴沉，将雨未雨。数十条披麻带孝的大汉，押着四辆灵车，四口棺木，自东而来，穿过长街，走到一座极为宽阔的宅院前。八条黑衣大汉，早已敞开大门，垂首而迎，神气俱是十分凝重悲恸。大汉们抬着棺木，

走了进去，只见一个身材颀长，身穿黑丝长衫，颌下五柳长须，相貌十分清奇的老人，不言不语，垂手肃立在厅前石阶上。

数十条披麻带孝的汉子，一见此人，立刻放下棺木，黑压压跪满了一地，纷纷哀声道：“白老前辈，请瞧在昔日交情份上，为家师复仇。”

黑袍老人面沉如水，缓缓走下石阶，随手一挥，立刻有人掀起了四口棺盖，棺木中躺着四具老人的尸身，俱都面目狰狞，双睛怒凸，显见临死前充满悲愤惊恐，致死的伤势，也是完全一模一样……眉心之间，一道血口，直下胸腹。黑袍老人道：“关起大门，八弟子在外守护！”

八条精悍少年，腰佩长剑，齐声恭应，抢出门去，黑漆的大门，立刻紧紧关起。黑袍老人背负双手，在院中缓缓踱了几圈，仰天长叹道：“青鹤柳松，双环赵七鸿，八仙剑李青风，八手镖金大非竟会在四日间接连遭了别人毒手，唉……唉，此事若非眼见，谁能相信？谁能相信……”

这黑袍老人正是山东省武林盟主，“清平剑客”白三空，拳剑无敌，与“青鹤”柳松等人，俱是过命的交情，是以柳松、赵七鸿等人身死之后，门下弟子，立刻护灵前来，求他为亡师复仇。

只听众口纷纷，说的都是那白袍怪客容颜之冷漠，行事之怪异，剑法之惊人。除了“飞鹤门”弟子还听他说过几句话外，别的人仅只听他说过：“你是否某某？”“动手”这几个字，更未见过他面上有任何一丝表情，除了与人动手，一心取胜外，世上别的任何事，他似乎都未放在心上。清平剑客越听越是沉重，仰天自问道：“一招致命！这是什么武功？什么

武功？什么武功？……”

这时守护在门外的八大弟子，已瞧见长街尽头有个白袍人一步步走来，八人心头一跳，交换了个眼色，再回头白袍人已在面前，冷电般目光一扫，已将八个人从头到脚瞧了一遍，道：“去叫白三空出来！”

他绝对不肯无益浪费一丝真力，是以平日行路，不施轻功，平日说话，更不贯注内力。清平门下八弟子怎知此理，听他语声中气并不充沛，只道他剑法纵强，内力却不强，心下不禁忖道：“以我八人之力，莫非还不能胜他？”

八个人同样的心思想法，又自对望一眼，大弟子莫不屈冷冷道：“朋友要见家师，需得先闯过我兄弟这一关！”

语声未了，“苍郎”几声清响，八柄长剑已自出鞘。这八人非但拔剑奇迅，动作更是整齐划一，但见青芒闪动，如墙如网，一般江湖豪杰，见了他师兄弟这一手拔剑的功夫，已将色变！

白袍人目中却又露出不屑之色，突然后退几步，只见剑光一闪，立刻回鞘，拔剑，挥剑，插剑，三个动作一霎眼已完成。

等到清平门八弟子定睛去瞧时，他手中已多了段枯枝，原来他万一拔剑，便已削下这段枯枝。只听他缓缓道：“拿去给你师傅瞧！”转身远远走开，坐到树下一方青石上，不言不动，似是又已入定了。

八人面面相觑，心里俱都莫名其妙，莫不屈拾起那段枯枝，道：“这……这算什么？”二弟子金不悋道：“莫非这厮怕了咱们？”此人身高八尺，背阔三停，是条不折不扣的莽汉，三弟子公孙不智沉吟道：“此事绝不简单，咱们不如先去回禀师傅！”此人身形瘦小，最工心计，白三空为他取名“不智”之

意，便是要他为人多往宽厚处想，少动些心智。

莫不屈瞧了那白袍人一眼，颌首道：“正该拿去给师傅瞧瞧。”拍门闪身而入，白三空一瞧他神色，便知白袍怪客到了，面容骤然一变，道：“在那里？”

莫不屈道：“在外面，他不敢与弟子们动手，又不敢闯进来，却削了段枯枝，要弟子拿来给师傅瞧。”

白三空双眉紧皱，接过枯枝，起先随意瞧了几眼，然后目光突然瞬也不瞬地凝注在那枯枝切口上，竟看的呆住了。

莫不屈见他师傅面上忽而微笑，似是深有会心，十分赞赏；忽而凝重，似是心头恐惧，不能自己，到后来手掌竟微微颤抖起来。莫不屈越看越奇怪忍不住道：“师傅可要弟子们去将他打发了么？”

白三空面色一沉，怒道：“你八个人想要送死么？”莫不屈道：“但……”白三空道：“他是不屑与你等动手，否则你八人此刻焉有命在？”莫不屈垂头不敢说话，心里却甚是不服，白三空叹道：“枉你学武多年，还是这样有眼无珠，去，去唤你师弟们进来。”

莫不屈嚅囁着道：“但那厮……”白三空怒道：“他若要进来，你们谁拦得住，他既在相候，便莫要怕他闯进来……敞开大门！”莫不屈怎敢不从，当下敞开大门，将七弟子一齐唤入。那白袍人却仍不言不动，坐在树下，嘴角之轻蔑之色，越来越是浓重。

白三空走入内堂，提笔写了封书信，将那段枯枝，也封在信中，八大弟子守候在旁，但见他们的师傅，面色更见沉重黯然，手持信封，默然良久。门外天色渐黯，一条黑衣大汉，蹑手蹑足，掌灯而入。

灯火闪动，白三空向八大弟子各各瞧了一眼，突然叱道：“跪下！”八大弟子呆了一呆，跪满一地。

白三空道：“本门第三戒是什么？”白三空门下戒律精严，众弟子想也不想，齐声道：“师令如山，违者天诛！”白三空沉声道：“今日一战，为师无论生死胜负，你都万万不可出手！”

众弟子哗然，纷纷道：“但你老人家……”白三空怒叱一声，压下了众弟子之言，道：“此乃师令，违者天诛！你们还要说什么？”八大弟子齐地垂首，不敢则声。白三空道：“为师今日若是战死，自不屈以下七人，可分别往投少林、武当、峨嵋、点苍、崆峒、华山、淮阳七大门派，这七派掌门人与为师俱有旧谊，必将收容你等，你七人只要专心学武，别的事都可不必去管，只有你……唉！”

他目光转向八弟子中最幼一人胡不愁，叹道：“只有你却是责任重大，此后只怕极少安宁之日，如此重责，不知你可承担的了。”胡不愁道：“弟子尽力去试……”只见他头大身短，额角开阔，面上纵然未笑，也带着几分笑意，一张嘴平日吃饭的时候多，说话的时候少，在白门八大弟子中，看来是最无用。莫不屈等七人见到师傅竟将最重的责任交托于他，俱是愤愤不平。

莫不屈忍不住道：“师傅若有重任，不妨交给弟子或是公孙三弟……”白三空面色一沉，叱道：“这里没有你说话之地，退开去！”将手中信封交给胡不愁，沉声道：“今日为师若败，你速至后院，将宝儿带走。寻着这信封上所写之地址，将宝儿与书信一齐交给收信的人，再听他吩咐。”

胡不愁看也不看，将信封收在怀里，应道：“是！”